



拜伦（1788—1824）

19世纪初期伟大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歌塑造了一批具有作者本人思想性格特征的叛逆者——“拜伦式英雄”。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为理想战斗一生的勇士，参加了希腊民族解放运动。著有诗集《想从前我们俩分手》《给一位淑女》《雅典的女郎》《希腊战歌》《写给奥古斯塔》等，长篇抒情叙事诗有《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唐璜》等。

## 想从前我们俩分手

想从前我们俩分手，  
默默无言地流着泪，  
预感到多年的隔离，  
我们忍不住心碎；  
你的脸冰凉、发白，  
你的吻更似冷冰，  
呵，那一刻正预兆了  
我今日的悲痛。

清早凝结着寒露，  
冷彻了我的额角，  
那种感觉仿佛是  
对我此刻的警告。  
你的誓言全破碎了，  
你的行为如此轻浮：  
人家提起你的名字，  
我听了也感到羞辱。

他们当着我讲到你，  
一声声有如丧钟；  
我的全身一阵战栗——  
为什么对你如此情重？  
没有人知道我熟识你，  
呵，熟识得太过了——  
我将长久、长久地悔恨，  
这深处难以为外人道。

你我秘密地相会，  
我又默默地悲伤，  
你竟然把我欺骗，  
你的心终于遗忘。  
如果很多年以后，  
我们又偶然会面，  
我将要怎样招呼你？  
只有含着泪，默默无言。



2018年第4期总第115期

**顾问:** 顾 浩 黄东成 孙友田  
**主 编:** 胡 弦  
**副 主 编:** 晓 华  
**编辑部主任:** 白小云  
**本期发稿:** 胡 弦  
                  晓 华  
                  白小云  
                  顾星环  
                  卓琦培  
**美术指导:** q-design

---

主管、主办：江苏省作家协会  
编辑出版：扬子江杂志社  
地 址：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  
邮 编：210019  
电 话：025-86486051  
E-mail: yzjsk2006@126.com  
法律顾问：江苏博事达律师事务所周连勇律师  
国内总发行：南京市邮政局  
订 阅：全国各地邮局（所）  
邮发代号：28-270  
2018年7月5日出版  
印 刷：南京顺和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照 排：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542X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2-1787/I  
广告许可证：3200004000563  
定 价：9.00元

---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和扩大本刊及作者知识信息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精品文艺作品期刊文献库》、CNKI系列数据及龙源期刊网等收录，其作者文章著作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

---

---

# 目 录 Contents

---

## 005 °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诗歌小辑

朝 颜 姚 瑶 孙友田 小小铁 周维强 邢剑君 苏美晴

## 010 ° 开 卷

- 一条河延至深夜的灯下（组诗）…………… 华 清 010  
喝粥的隐士（组诗）…………… 霍俊明 012  
思无邪（组诗）…………… 杨庆祥 015

## 018 ° 诗 潮

- 没有羽毛的世界（组诗）…………… 叶延滨 018  
麋鹿的眼睛（组诗）…………… 古 马 019  
未来的雪已经落在未来（组诗）…………… 代 薇 022  
稻草垛（组诗）…………… 一 行 024  
向日葵（组诗）…………… 陈小三 026  
还原故乡的方式（组诗）…………… 姜 桦 028  
侧 面（组诗）…………… 刘 汀 030  
光是最大的一滴泪（组诗）…………… 空格键 031

## 033 ° 诗人研究

- 目光的想象——论吉狄马加的诗歌…………… [乌拉圭] 爱德华多·埃斯皮纳 刘雪纯译 033

## 038 ° 译 介

- [美] 罗伯特·潘·沃伦诗选…………… 李 晖 译 038

## 040 ° 新星座

- 鸽子和女人（组诗）…………… 梁书正 040  
小 事（组诗）…………… 袁永革 041  
山林之诗（组诗）…………… 蓝格子 043  
黄桃罐头（组诗）…………… 余 刃 044  
寻人启事（组诗）…………… 李昀璐 046

## 048 ° 青春散板

- 蜀道难（组章）…………… 左 右 048
-

成长史（组章）	黄成玉	050
蝉唱（组章）	贺林蝉	052
荷叶捧水（组章）	纳兰	053

## 069 ° 百家

叫丁可的女孩（组诗）	丁可	069
比如唐朝（外二首）	陶文瑜	071
赞美诗	窗户	072
金银滩（组诗）	刘金忠	073
立春（组诗）	张洪波	074
寂静（组诗）	冬青	075
马是来自神界的（组诗）	安谅	076
游必有方（组诗）	成秀虎	077
晴光（组诗）	阿尔芒	078
静的逻辑论	小红北	079
春雷（组诗）	吴艺	080
发现（组诗）	傅荣生	081
教育（组诗）	宋明炜	082
看见（组诗）	孤城	083
中年（外二首）	孙冬	084
永兴岛（外二首）	格风	085

## 055 ° 艺事

潘永斯 汪贻广

## 059 ° 诗体创新

金陵八韵（组诗）	顾浩	059
评顾浩“八韵体”诗创作的审美追求	陈少松	064

## 087 ° 视角

我游过了十三条大江（组诗）	刘年	087
热爱写作的人，有两条命	张二棍 VS 刘年	089

## 092 ° 诗萃

韩墨 曹九歌 潘玉渠 朱佐芳 杨生博 杨荟 衣米一 马锦绣 郑彦芳 罗书録  
 孙子兵 向以鲜 吉葡乐 邓醒群 爱新觉罗·德龙 张小美 南通萧萧 黄忠斌 马国福  
 舒丹丹 芦苇岸 周伟 蒋兴刚 落葵 青竹无语 夏杰 蓝鸿 赖廷阶 沙冒智化  
 超玉李 阿笑 袁磊 寿州高峰 严勇 束向红 向墨 陈跃 彭俐辉 卞云飞  
 海灵草 樵夫 王一萍 杜鹃听岚

封二：《拜伦》 陈雨/画 封三：刘福春 供稿  
 封底：周庆荣/诗 戴卫/画

## 一条河延至深夜的灯下

(组诗)

华 清

### 暴风雪

房间中守着火炉的人渴望一场暴风雪  
但那些关于雪的消息，却隔在了阴山以北  
或大荒以西。如眼下的霾一样可疑  
炉火旁的讲述，使这个冬天充满  
遥远的回忆，它与昔日的羊群、草原  
以及诗歌中高耸的燕山，一起变成了  
天气预报中的传言。那些沉醉其间的人  
幻想着雪夜访贤，或是风雪山神庙的意境  
流连于燕郊雪花大如席的吉尼斯式修辞  
而那场渐渐失血的渴念，与躺在书里的关山  
终于在黑夜里覆满了白雪。北风狂暴地吹奏  
吹尽了北国那鼓角连天旌旗蔽日的沙土  
将故事终结于一场虚构的暴风雪。但作为叙事  
它还是让赶路的人……着实惊慌了一番

### 无 题

一条河延伸至深夜的灯下  
鱼虾成群结队，水草随波逐流  
水声潺潺，波光潋滟  
书卷中有寂静的虫鸣，有齐整的蝌蚪  
在虚拟的水声中游荡，万籁中  
什么东西如礼花升向高空，开花如伞  
化为寒星漫天，你醒来  
对着空寂的黑夜，打了个冷战



**华清**，本名张清华，1963年生，文学博士，执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出版《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猜测上帝的诗学》等著作十余部；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批评家奖，讲学德国海德堡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1984年始发表诗作，作品散见《上海文学》《诗刊》《人民文学》《十月》《作家》等刊。

## 路

多少次，他想象一条路，一条末路  
告别所有恩怨情仇，这条曾风光无限  
且风光已尽的路。遥远的群山，曾经的此刻  
都已过去，天与地都随你来到了尽头  
时间的指针被什么卡住，宛如炸弹读秒  
头顶的天幕就要落下，天已黑，天光也走到了  
尽头。这漫长又不盈一尺的路  
其实早就伸手可及，抬脚就可以迈过去  
成为自由落体，或干脆让道路一直碾压过去  
但这些都已有英雄做过标注，以死做过的墓碑  
末路的意思，就是你再也迈不过去，再也  
无法回头看来时的风景，再也摸不到你  
爱的那一只手，你已厌弃，甚至仇视  
人间那些繁文缛节的锦衣、美食、仇恨、礼数  
末路就是擦亮一根火柴，点亮  
最后的安宁，和燃烧的骨头。发出“啪”  
的一声，然后门关上  
一切在黑暗中安静下来……

## 飞 蛾

黑暗中的一点亮光，构成了死的理由  
它冲向它的时候，或许并没有看清楚

其实，它倾心的并非那致盲的光线本身  
而是那姿势、气味、以及声响和速度

长夜里间断的噼啪声，昭示着死的频率  
仿佛诵经人的瞌睡，长短不一

有间或的哈欠声，和世纪一样的长度……

## 柿 子

柿子之软正如它的甜美，是其致命弱点  
当你仰望它在树梢上的光景，恰如一轮秋月  
高挂在晴空，有掩饰不住的招摇，与些许  
怀旧的意味。空气中已出现了不易

被觉察的流霜，苦涩变成了甜蜜，当然  
前提是需要衰败和搁置——当它死于枝头  
或停留于采摘者手中，某些记忆便渐渐软化  
发酵为岁月的甘饴，或是隐喻的金子……

## 空 白

正午阳光中直射的空白，一片羽毛  
穿行在一个最小旋风的边界  
像一只在空气中飞行的塑料袋。  
它那么飞了一会儿，就像思绪  
轻浮，虚渺，近乎不在，无处落脚  
但它就那样飘着，渐行渐高，渐行渐远  
最终飞出了我的视线，飞出了此刻  
我灵魂出窍的世界……

## 月 光

穹顶下自天而降的月光，如同一场浩劫  
一场盛大的死亡，无边的空旷  
阴影处有凉气与露水在凝结，在努力凝聚  
并折射这宝蓝色的光，风信子在低处摇曳  
谁的手划过，惊起夜色，一群飘忽不定的鸟鹊  
或黑暗中的纸灰，闪着燃尽时

黯淡的萤火。有神秘的呼应  
异乡人的寒战从雾气中滚落……

## 冰海沉船

小提琴的旋律未免沉闷了些，他们的沉着  
让我仿佛忍受了四十年。四十年来，我终于  
渐渐靠近这部事实上的默片。英国人真的  
足够绅士，但确乎不浪漫，他们将这样一场悲剧  
差点拍成了一顿中断的晚餐。三文鱼

被摆上巨型的冰山，壁炉中温暖如春的火焰  
让这钢铁之物又淬了一次火。只是那美好一刻  
盛宴的桌子被一只看不见的魔手掀翻，洪水  
降临，诺亚和他的方舟在片刻倾覆

冰凉的海水从脖颈灌进了梦中。四十年后  
我从另一个梦中醒来，终于懂得  
是那些旋律之美，使得这史无前例的水葬  
变得那样体面，且无比安详，与庄严

## 岁暮

一叠厚厚的年历只剩下了最后几片，瘦骨  
伶仃，如同死于枝头的树叶。在结余的北风  
或透支的账单上颤抖，瑟缩

行人撒着喇叭，喘息中有难耐的焦急  
只有小贩衣衫正单，还在路边耐心地兜售  
他们永远重复的诺言。大黄鱼在路上风干  
牲畜们在通向屠宰场的路上紧咬了牙关  
白菜土豆，也处在急速流通的串门途中  
有人在呻吟着赶往医院，有人在火化场排队  
新生婴儿发出了鲜亮的啼声，有贼亮的眼神  
正盯着某个倒霉蛋，一年中最后的厄运……

开始的已经开始，结束的也将结束  
哦，岁暮，上天将会盘点那些人间的善恶  
天下的母亲开始数着日子  
地上的父亲，则开始丈量米仓和生计的厚薄

## 马头琴谣曲

马头琴变成一条草原上的河流  
马头琴上有马的忧伤  
骑在马上方的琴声，缠绕着北方的风  
阳光为她撑起一把岁月的大伞  
阴影下的少年依旧牧着牛羊  
草原上没有木头，木头的珍贵只与马  
并驾齐驱，它的琴上有一根弦名叫海子  
他在演奏那无尽的歌谣  
直到草原上无边的悲伤，随风而逝



霍俊明，诗人、批评家、研究员，现居北京。著有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怀雪》，专著《尴尬的一代》《从广场到地方》《变动、修辞与想象》等。曾获《诗刊》年度青年理论家奖、扬子江诗学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年度批评家表现奖等。

## 喝粥的隐士（组诗）

霍俊明

### 陌生的树，死去的树

比你高大十多米的  
是雪松  
高于我们几千米的  
是雪峰  
那些迎面而来的植物  
连同你所目睹的这一小段天山  
它们  
都是陌生的

死去的树

再也活不过来了  
一些声响从高处落下来  
没有风也没有雪  
却有人浑身战栗  
有人在夜里紧攥自己的双手

那些废弃的  
那些无用的  
那些死去的  
与峡谷草甸的腐殖土长在了一起

## 松针是另一种时间

仿佛一夜之间我们成了古人  
空怀故人之心

罗汉松，不是罗汉的一种树  
松针是另一种时间

不到片刻，它们已落满头顶  
我们似乎已经没有地方可去

如果此刻在山中  
可提前进入万籁的暮晚

你却害怕  
那些突然出现的松鼠

它们跳得太快了  
松针在此时也变得寂静

## 喝粥的隐士

头发还没白哪  
他在山中喝粥  
已有三十年

天天如此  
背后的山  
刚好像一只倒扣的青碗

谁都明白  
那种空  
不可能被填满

胡须上夹杂着白米粒  
长袍偶尔落上了鸟粪  
一次次喝粥  
一次次  
空碗里尽是松针

## 山中

我也曾远足山中  
只是为了  
看一眼  
曾经栽过的一棵雪松  
最终  
我错过了它  
不知它早已被砍伐  
还是长成了我不认识的样子

## 另一个尘世

一扇门，两个世界  
进门和出门  
是两个动作  
有时是生和死

我是个左撇子  
梦里打架时却总是先出右拳  
有一次  
我在梦里过完了一生

每次看到那些  
被扔掉的衣服和鞋子  
总是心头一惊  
它们好像  
刚刚失去了一个故人



## 渐渐空起来的夏日

一粒米是闪电  
一只猫也并不代表慈悲

晚课の木棒敲击石壁  
一个僧人正绕塔三周  
他瘦削颀长，身形似女人  
一转身——  
侧影竟胜惊鸿

人们脱下鞋子朝圣  
还将再次穿上它们  
心有所求  
仍将携带敝履

那渐渐潮湿起来的苔  
那渐渐高起来的屋顶  
那渐渐空起来的夏日黄昏

## 灵光寺闻礼忏声

雨来，避雨  
你和他人无异  
和那些暮晚的蝉也没什么区别

听经的人，在树下招惹蚊蚋  
蓝色的童车停在屋檐下  
这都不是有意的安排  
雨也不是偶然的

孩子被母亲抱着  
四肢垂落，眼神呆滞  
礼忏声将佛堂和童车  
暂时填满

雨还未停，唱经已经结束  
僧人在雨中喧哗  
甚至听到了其中的方言

## 仿佛大病初愈

此刻我路过寺院  
秋日的阴影  
灌满动物的脏器  
旃檀树  
吹息风声如雨  
  
不偏不倚的正午  
空有一心  
跪拜的人仿佛大病初愈  
进食的猫  
还在来的路上

树丛都有隐藏的根系  
蚊蚋绕耳  
高处的叶片布满鸟粪  
我们却把这一切  
都看作不可见之手的赐予

## 无名的雪峰和无名的虚无

人们都在抬头  
试图接近一下雪峰  
接近一下  
更多的寒冷和更多的虚无

细草有着微小的锯齿  
一切闪亮的  
一切幽暗的  
都在啮咬的持续磨损中

伏身向下的人  
我们却没有见识过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诗人，批评家。出版有思想随笔《80后，怎么办》，诗集《这些年，在人间》《我选择哭泣和爱你》，评论集《分裂的想象》等。曾获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十届上海文学奖、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第三届唐骏青年文学研究奖、第二届《十月》青年作家奖、第四届冯牧文学奖、2015年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奖等。曾担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届老舍文学奖评委。

## 思无邪（组诗）

杨庆祥

### 当我不能爱的时候

当我不能爱的时候  
我就坐在水边看山

当我不能爱的时候  
我就饮鸩露为甘泉  
我就秉昙花以夜游

当我不能爱  
我就坐在菩萨的法眼里

我问自己

是不妩媚了吗  
还是风尘磨损了深情？

### 我现在是落叶和风

我受过罪了  
现在要变成落叶和风

林中的小兽爱我  
天光微亮，山鸟歌唱  
露珠璀璨如谜

我和众人握手  
我爱他们  
美或者不美

如果没有人  
我就左手握右手  
我就爱菩萨爱自己

我受过罪了  
我现在是落叶和风

### 请把我藏于甜杧之心

你把我藏起来。  
藏进杧果的甜。一丝羞涩，  
眼神镶了慕斯的边。

这些事不可回避：  
在人世求生，在尘世求福  
在前世今生求爱。

而我只愿意：  
用手求取手。用唇求取唇。  
我只愿意用心求取一滴蜜。

我自知一切所求皆空，

但我沉醉。  
因为万物都忠于自己的灵魂。

我求你把我藏起来，  
在甜杌之心。  
咬一口。很疼。

## 我本来以为这就是我的一生

我曾经踩过雨后的土地  
以及土地上的脚印

双生贝躺在细沙里  
浪花将它亲吻

我本来准备在上面盖一座房子  
隔窗就能听到四季的风

在夜里读读远方的书  
又有对岸的钟声把我叫醒

我哭过又擦干泪水  
我爱过，在湖水的波心

我本来准备在月光下给你写一封长信  
把心思，藏进傍晚的万物黄昏

我本来准备生儿育女，在树下讲故事  
生前伺候稻田，死后湖山青青

我本来准备如此，本来以为  
——这就是我的一生

## 给母亲的一封信

我一直想隐瞒，她读的书不多  
中年以后，几乎不修饰自己  
她也几乎不爱我和弟弟  
她只爱父亲，经常大吵一架  
然后又在黄昏一块散步

她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做菜放了  
太多的盐。有时候会掉进一根头发，  
花白的。我把它偷偷挑走  
抬头笑着说：妈妈

我都这么大了其实我没有给她写过信  
电话也很少  
我们对彼此都没有要求

她从来不提自己年轻时的美貌  
好像那是一件穿破了的衣裳  
不过偶尔  
她会要求我给她买一件漂亮的外套

她觉得会有很多人爱她的儿子  
所以一直很放心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我还是会  
笑着说：嗯，妈妈

有时候是在梦中  
有时候  
是在我恋人的耳旁

## 一些花朵的碎片无助地挂在枝头

一些花朵的碎片无助地挂在枝头  
一些花朵现在飞向春天像旅人望见了孤帆

看见了花朵的春天是否就不会那么沉默  
看见了大海的旅程是否就不会那么孤单

我看见一对恋人在树下窃窃私语，然后亲吻，  
然后挥手告别，他们约定了再见的时间，是否  
青春就会一尘不染

我看见我的衬衫沾满灰尘，两鬓的头发因宿醉而  
苍茫，我将双手投向空阔，听到的回声不过是  
飞鸟各投林，是否？

恩情转瞬即逝……

我也曾期盼。并将热爱你的誓言，写在  
高高的树上。

## 思无邪

很多人饱  
我用饿爱你

很多人瘦  
我用胖爱你

很多人沉睡  
我用失眠爱你

很多人笑  
我用忧愁爱你

你有一张多么好看的脸  
我用一张不好看的脸爱你

很多人成功了  
我用失败爱你

夜晚的榴梿清晨的杧果耳旁的清风  
枝头的春花秋月碎碎念念

我因为爱你而太过失败我用所有事物的反面  
求证我爱得深寒孤绝亲爱的晚上一起吃点好吃的吧

## 世界等于零

对微微颤抖的尘埃说：我来过  
对尘埃上颤抖的光影说：我来过  
对光影里那稀薄的看不见的气息说：我来过

每一件衣服都穿过你，来自中原的女郎  
你坐在门外等一个黑色的梦把你做完  
你手握石榴提醒我戴假发的人来自故乡

与此同时

对比深井还深的眼睛说：我走了  
对眼睛里比细雪还细的寒冷说：我走了  
对比寒冷的晶体更多一分的冰棱说：我走了

每一句话说出你，舌头卷起告别的秘密  
你采一朵星辰的小花插在过去的门前  
愿我们墓葬之日犹如新生

我来过又走了  
世界等于零。

## 鼓浪屿截句

1  
我给你心的苦蜜  
破碎的河山上容不下  
一枚小小的贝壳

2  
我溯流而上  
在汀洲和香草里哭泣  
一枚矿石闪烁经久的光亮

3  
浓雾如喑哑  
细沙有面容  
一朵一朵的浪花里有你

4  
和风在一起  
就可以成为鸟  
和浪花在一起  
就可以成为鱼

5  
如今的爱变得稀薄了  
因为我再没有水和石头的心性

## 没有羽毛的世界（组诗）

叶延滨

### 独对大海

面对你  
一万年和今天的大海  
我是打印在生命诗签上的  
一片叶子  
一片落下的叶子

鱼儿一摆尾  
离去了  
我听见它的叹息  
可怜的  
残疾缠身的人

星星在海面上  
变得更为大胆  
鼓动着血管里的潮汐  
而梦想从我张大的嘴巴  
逃向大海

抛下的不仅是  
这副肉身，加上几根骨头  
从字典里搜刮出的诗句  
顷刻化作大海  
浪尖的泡沫……

### 抓紧幸福

趁无人商店  
还没有占领这条大街  
我幸福地向一个个小贩

抛送我真心的问候  
恭喜发财，生意兴旺……  
我此刻发现  
这些废话其实很人性，很美

趁机器人配餐员  
还没有辞退厨师  
我幸福地向服务员送上微笑  
一盘土豆丝  
一份东坡烧肉  
为什么我的眼里含着泪水  
因为明天我将被机器饲养

趁无人驾驶的车  
还没占领城市  
我幸福地挤上今天的末班车  
前胸贴着后背  
人心挨着人心  
在计算机和它的部下统治世界之前  
挤在一起的人们  
应该感到幸福

在所有的时间  
都被超级计算机变成利润  
在所有的心房  
都像计算机精于计算  
在所有的脸都变得像外星人之前  
我幸福地用我的笑脸  
迎接每一张  
迎面而来的真脸！

在晚霞消失之前的这二十分钟  
我幸福地写下一个幸福的人写的诗……

## 前世今生

我为什么那么深情地  
望着天上，天上有老鹰在飞  
在白云的诗签上

那就是鹰，天上的孤臣  
清风与雨水的知音  
没有交响乐伴奏的独唱者

我闭上眼睛  
我体会到一个悠长的夜  
在鹰的肠胃里悄悄地死亡

飞机抖动着，我醒了  
在金属的肠胃中倾听火焰的吼叫  
我说，我还活着！

## 沙与时间

骆驼从沙丘上走过去  
骆驼变成了时间  
影子在沙丘上留下来  
影子变成了时间

风吹走了骆驼的铃声  
风吹走了骆驼的影子  
沙丘就是时间

沙丘留下尸骨  
白骨在阳光下的影子  
摇响沙丘上的驼铃……

## 第八日

第八日，完成了创世纪的神  
正想伸个懒腰，却发现  
时间停止了，没有第八日  
再次启动的世界  
又是那第一日的混沌雾霾

第八日，完成了创世纪的神  
想张开嘴巴，却发现  
另一张嘴已经代替他在说  
对一群围观的人们喋喋不休  
宣讲七天创世纪的故事

第八日完成了创世纪的神  
走不动，也回不去了  
没有护照，刷卡，手机支付  
神在七天里没收藏这些混饭的玩意  
只好混迹在流浪者中混饭吃

## 鸟儿飞走了

那些新鲜的句子  
像一根根带着嫩芽的树枝  
零乱地堆在心里

一个没有阳光的上午  
一杯泡着苦茶的杯子  
灵感像鸟儿，鸟儿不筑巢

鸟儿飞了  
留下没有羽毛的世界  
皮肤上只有油亮的脂肪……

# 未来的雪已经落在未来

(组诗)

代 薇

---

## 如 此

震惊我的，往往  
不是某个人的死讯  
而是不可逆转  
如此司空见惯  
不值一提  
瞬间发生  
瞬间结束  
这个世界依然正常  
正常得令人心慌

## 说 出

感谢离去  
良辰有时  
世界万物皆有期限

感谢失败  
命运偏向身负重伤的人  
一切关上的门都意味着  
打开的窗

感谢横祸  
那些毁灭不了你的  
只会让你  
绝处逢生

感谢孤独

大雨滂沱，人世倥偬  
没有哪一种陪伴  
可以理所当然

感谢缺席

感谢遗憾  
感谢凉薄世间  
那一碗粥的悲悯

## 未来的雪已经落在未来

冬天成谜

突如其来的一场雪  
弥天大谎一般  
越下越纯洁  
令人担忧的消息  
在来的路上  
失语无所不在  
似乎空白  
也是另一种浓烈  
我想起远去的年华，凝视的深渊  
“痛苦的围巾使我温暖”  
陆地还在，只是海水  
已经上涨  
或许并不只是冬天  
未来的雪已经落在未来

## 晚 年

晚年应该止语  
如格言，如钻石  
惜字如金  
“一只风平浪静的枕头”  
它是晚祷的钟声  
每一下——  
都放弃了野心

## 消失比存在更永久

僧侣们在沙上作画  
日复一日  
图案优美的曼陀罗  
巨大 繁复  
只为完成之后  
再将它们完全抹去  
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这是修行的功课

用死来确认生  
用空白代替爱过  
消失比存在更永久  
如果那一天  
我喜欢的人还活着  
我希望我已经不在了

## 从 众

在一群羊面前放一个栅栏  
领头的羊跳过去之后  
后面的羊也跟着跳  
这时，将栅栏突然移开  
后面的羊仍然继续跳  
就好像栅栏还存在一样

“在笼中出生的鸟认为  
飞翔是一种病……”  
而低头吃草的羊  
认为沉默是它们的家  
鞭子决定了什么可以被记住  
什么必须被遗忘  
羊是活不下来的  
它们最终会被送到屠宰场



## 稻草垛（组诗）

### 一行

#### 稻草垛

疯姑姑在稻草垛上唱歌。  
歌词我知道，但被她的发音弄糊涂了。  
“凉月”变成了“良药”，将她眼中  
那些肿胀的云朵治疗；“幸福”  
被唱成“信佛”，带着从心底涌出的欢乐。  
她的侧脸红润，上面有几道划痕；  
翘着腿，红褂子沾满稻屑和牛粪。  
比起其他的草垛，她身下这个  
是最晚搭成的。木柴捆的底子  
混编着两种颜色不同的稻秆：  
一半是早稻，另一半  
是不久前从田里割来的泛绿的晚稻。  
疯姑姑说，有好几次她看见老鼠  
钻进去，躲开屋里那只老迈的黑猫。  
她还看到草垛被野猪拱翻，然后  
又被打野猪的大人们重建。我看着  
这些稻草，想到它们大多将消失在灶里，  
化为灰烬和炊烟；还有一些，会被扎成  
稻草人，吓唬田里偷食的麻雀。  
时节已近深秋，风绕着这些仓形的草垛  
打转，像来回奔跑的小狗  
蹭着憨态可掬的坐佛。  
过些日子，想必会有雪花  
落在上面，将它们变成胖乎乎的雪人。  
疯姑姑和我，会用草垛上的积雪  
搭一个小一些的如来或弥勒。  
……我对稻草垛的记忆到此为止，后来的一切  
都像焚烧的稻秆，化为一团模糊的浓烟。  
好多年，我都没再回老家探望，  
如今想回也回不去了：九八年发大水，  
老屋被淹，村庄整体搬迁到逼仄的坝上。  
人们不再种田，靠外出打工赚钱。  
稻草垛从此不见踪影。

疯姑姑被关在屋里多年，五年前病死。  
野猪漫山遍野，却再没有到村子里来过。

#### 秋日，与小毅登万溪冲后山

我们停止了攀登，将目光投向  
前方深青色的松林。狭长小路  
像一根老藤在山坡蔓延，朝向高处  
混蒙的天空。群峰相互映照，  
增加着山谷的深度；而前晚下过的雨  
透过草木的呼吸，使空气有了清凉鼻息。  
我们坐下，在这离山顶只隔一片松林  
的地方，喘息因海拔而变得粗重。  
从高处往下，可以看到梨树林中  
有农民在烧粪肥，灰如虫云的烟雾  
在发酵出酒味的梨和梨枝间萦绕、  
徘徊，始终不肯往上飘升。  
几个骑电动车的青年在山脚急驰，  
奔向不远处闪亮如玉佩的水库。  
我们肩挨着肩坐在草坡，望着  
这座积木搭起的城市，望着那些  
熟悉的楼群、街道，那些昆虫般  
来回窜动的汽车，一阵晕眩。  
你谈起成都，谈起埋葬父亲和母亲的  
白塔湖墓园，从山顶可以眺望湖泊、河流  
通过琴弦般细长的公路与城市相连。  
那些将过去与现在相连的道路在哪里？  
死者与生者相连的道路，又在哪里？  
那些水田旁发呆的日子，那些早已拆迁  
却仍存于记忆中的楼层，如同少年时  
玩跳房子游戏所面对的白色方格，  
重又清晰映现。汹涌而来的往昔  
压迫着呼吸，而我们无法在人生的中途休息。  
这暂时的安宁，只是生活给出的片刻飞地，  
犹如在拥堵公路上并不熄火的停车。  
夕光落在我们身上，和我讲的笑话一起  
将你从阴郁云层的笼罩下挪出。  
几只米线瓜垂挂在悬崖，腹黑的种子  
深埋在圆乎乎的滑稽体形内。  
远处，山顶的松树与云互通有无，

从天空汲取着使深青更深的玄色。  
你把头倚在我肩上，像一只困倦的兔子  
在黄昏时耷拉着耳朵睡去。侧过脸，  
我听到你的呼吸平稳、深长，与草木同步。

## 流 逝

我在河边休息。  
水面小小的波澜让我喜悦。  
那些垂柳，像古时河水照见的人  
与我同在。我的生命多么平静。  
在我到来之前和之后，  
这条河没有任何变化。

变化的是我，是低头和抬头间  
对事物的感受：天空  
如此透彻，仿佛在炉火中炼得纯青。  
这是时间的塑造：我知道  
在我的身体和知觉里，  
腐朽与更新正竞赛着速度。

生命中那些晦暗的部分  
并未消失，它们随河水的流淌  
沉降，到更深的深处。  
而我的喜悦像柳树那样率直，  
在河堤的包围中  
用行动的枝叶试探着现实的水温。

我的知觉，是体内的流水  
在轻轻拍打世界的岸沿，映照出  
两岸的风物。更内在的直觉  
是流水底部隐匿的鱼群——  
它们在虚无中穿梭，像落花一样  
摆动尾鳍，从空间翻出更多的空间。

古老的世界已逝，只有云朵留了下来，  
在河上方凝结、降落，又再次成形。  
它们依然保持着最初的形态，  
像在延续一条隐秘的血脉。  
河边，一些柳树已经或快要

枯死……我知道，这些都是命运。

并非失败，而是万物各有其时辰。  
如同此刻我正在休息，如同  
小小的波澜让我喜悦。我看着河水，  
看着那些变和不变的在其中映现。  
世界多么平静。流逝  
在生命中唤醒了遥远的纯真。

## 雨将至

在一场暴雨落下前，开始写诗。  
云在天空疾驰，有时，会与另一朵云  
折叠、交合，如两只美短猫互相舔吮。  
云朵疾驰，而笔是缓慢的，像一棵移动的树  
与地平线摩擦，在风中梳理着浑身毛发。  
一只鹰由远及近，甩着雾气一样腾起的  
清晨的黑暗，为了让自己更明亮地  
在仅剩不多的光中显现。身体里所有的情绪  
也在仅剩不多的时间中，像门闸将要关闭前  
急速流淌的水一样，从臂膀、桡骨、手的肌腱  
和正在与纸搏斗的笔中释放。舌头念念有词，  
眼注视着暗下来的天空，如远古时代的祈祷者  
在祈望山洪不要冲毁家园，或中世纪的信徒  
祈求暴雨将世间的罪洗净。而更多的往昔  
在这忽明忽暗的时刻，被一只笔倒出！  
往昔是一团漂流的鱼群，被词语那闪耀的桅杆  
吸引，在记忆波涛中翻滚、重组，变换着构成。  
噢，七岁时的天空，黑亮而积聚恐惧的蜂巢！  
十一岁时山顶的雷鸣！十五岁时在爱恋眼睛里  
盛开如死亡的深渊般的黑暗！撕裂我整个青春的  
二十三岁的闪电！记忆像云朵一样折叠、交合，  
搅拌着时间的天空，将不同的时刻  
变成幽深可怕的形象。而眼前的图像  
却开始清晰：略有湿意的土路上，一群黑山羊  
慢悠悠地行进，几只小羊玩耍了一阵，又飞快跟  
上；  
它们身后，是将要屠宰它们的穿黑衣的牧人；  
几棵树，在他身后继续着自己的枯死；  
废弃起重机停在树边，不再喘气或发出轰鸣；

远山沿起重机长臂的延长线慵懒地伸展。  
在所有这一切后面，是正急速跋涉而来的一  
场暴雨和它全部的乌云或风的前哨：  
我已准备好，用一张沉静如海的纸迎接它们——  
我让每个词立起，让每个毛孔都屏住呼吸，为了  
在暴雨落下前，写出气流强劲的诗。

## 慢 跑

慢跑时，天空密云不雨。  
儿子跟在后面，喷着  
蜻蜓振翅般微微鼻息。  
这个午后，我们在花园里  
绕圈，身体与风摩挲、亲密。  
“每一个细胞都在缓慢燃烧，  
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吸  
从天而降的细缕云气。”  
向儿子形容此刻的感受，  
儿子却说出另一番道理：  
“奔跑时，身体先是膨胀  
然后收缩，一张一合如同  
深海的水母。”“你的皮肤  
也像水母一样透明？”“透明  
的是我此刻的大脑，它一片空白  
并将身体完全包裹，如同琥珀。”  
“你这是缺氧了，需要深呼吸。”  
“不，我觉得在这种空白中  
非常好，就像是在醒着睡觉。”  
“你能坚持跑多少米？五百  
还是一千？”“你能跑多远，我就能  
跑多远。不，我比你跑得更远。”  
儿子紧跟着我的脚步，细瘦胳膊  
挥舞如蜻蜓轻盈的前翅，仿佛随时  
可以飞翔。我再次放慢了速度，  
侧身留出可供超车的弯道。  
在他越过我的瞬间，我看到  
他兴奋的眉毛像多出的复眼。  
而他身后，黑暗的云层  
在裂开处变蓝，羽翼般明亮。

## 向日葵（组诗）

陈小三

### 极 地

晴朗的傍晚，温度下降到地面  
光线腥甜如弦  
我在院子里蓝色的空中跺脚

台阶上黑猫的雕塑让我肃立  
猫眼里，光秃秃的榆钱树枝间  
鸟巢里月亮在破壳，生长绒毛

人眼、猫眼与月亮之眼相互凝视  
凝视这古老的傍晚  
等待着先开口说话的那一个

### 牛犊吃苹果

在帕崩卡，在路边椅子上看风景  
一头小牦牛犊嚼嚼来到跟前  
用嘴拱着旁边蓝色的背包  
我拉开拉链，露出青苹果

湿漉漉的嘴，接过、含下整个苹果  
差点从中滚出时  
舌头又将它卷了回去  
听见苹果被他的后牙切为两半

嚼着，唾沫从嘴角溢出  
眼睛看着我，两只小狗羡慕地看着他  
不远处一群石子飞起来变成麻雀  
嚼着秋日的山坡，苹果清香四溢

### 停电，听见鸽子

嘘——停电的声音又像触电  
我听见耳朵：右耳弹跳，左耳寂静

这次我弄清了那嘘声  
来自电脑主机的风扇

与夜晚的停电相反，那嘘声  
是来电：明亮的阳光上升  
我看见了电脑屏幕上的灰尘  
指纹和油渍

观察油渍的痕迹  
如少年观察蚂蚁搬家  
邻居装修的电钻卡在墙里  
邻居的邻居的鸽子穿墙而来  
咕咕，咕咕

## 向日葵

几个向日葵与多个小南瓜  
堆在露天的台阶上  
已经一个多月了  
——一幅静物画在改动  
在变甜，妻子有时  
从中拿走一个南瓜端上饭桌  
我偶尔从葵盘中取出几粒  
放进嘴里——吃葵花籽很费口水  
每一粒都是阳光的磁头  
那夏日的蜜蜂嗡嗡  
那金黄的葵花，踮起脚尖  
而墙外的树枝叶伸进院子  
我种了几年向日葵了？  
直到一个孩童闯进院子  
找他的皮球，接着是他的两个玩伴  
每人手持一朵欢快地离去  
葵盘派发完毕，南瓜  
被妻子收进了厨房  
那幅静物画消失在台阶上  
冬天深了——石头浮出了水面

## 在十字路口

抱着孩子的女人过去了

低头看手机的过去了  
饿了么的骑手过去了  
一三轮的水果在中途与汽车  
相互礼让，扭着钢铁S形的腰肢  
彩色的橘子、苹果、梨和柚子  
扭着橘子味的色彩，像火苗  
又回到焰心——有美无险的一幕  
安全抵达了对岸，那孩子  
和母亲去哪里了  
很少发生车祸，相互谩骂  
也非常态，常态是平安无事  
一个盲人和我站在一起，他说  
往前走，你怎么不走？  
那时我正看着其他地方  
有几次，至少有一次  
盲人走了，绿灯亮了  
我仍在想着其他的事情  
一个人停在了绿灯前

四面八方的汽车都朝我摁响了喇叭

## 冬日夕照

夕阳认真地照在墙上  
像一个认真的小学生  
在天黑前  
趴在板凳上做着功课  
那个很久以前的小学生  
现在认真地看着那束夕光

## 冬至

最短的一日，阳光一样长  
照着通往屋顶的整架梯子  
猫嗅着光线，仿佛在寻找线头  
这是日光城，又是晴朗的一天  
走出屋子，人们都将看到我  
穿着阳光的外套  
我看到我做针线的母亲

在缝补，阳光般专心、凝神

甚至比昨天更温暖

只是午后一阵风使叶落如雨

有几片落到我的身上

因为地球的倾角

啊，我看到我的母亲打了个盹

## 侧面（组诗）

刘汀

---

### 人 群

写诗的觉得诗最牛，拍电影的  
觉得电影最高级。还有画画的跳舞的  
写小说的玩极限运动的，等等，等等  
都把自己当成，这个世界的中心

幸好大地和农民默不作声  
他们太忙了，只有不停地劳作和生长  
才能养活，这么多自以为是的人

### 误 解

问题是，人  
要经受多少误解  
才能平安度过一生

比如，作为一个  
来自内蒙古的胖子  
他们总认为你  
是蒙古族，特别能喝酒

如果说：不，这完全是误解  
他们就会笑，觉得你  
不仅是一个胖子  
还是一个骗子

### 如果清晨不带来希望

命运在屋顶盘旋  
像冬日的蚊子  
很少落下来  
窄小窗子外面  
满世界的残羹剩水  
我曾对这一切  
抱有过分的宽容  
如今只留下遥远的痛苦  
塞满内心，我想知道  
如果清晨不带来希望  
该以怎样的姿势  
去拥抱黄昏  
那些永在黑夜中的人们哪  
挣扎着起身  
倒最后一杯水吧  
可以服下药丸，也可以  
缓缓浇在自己头上

### 奇怪的事

走进森林里  
不会感到  
树太多了

航行在大海上  
也不会感慨  
水太多了

去书店的时候  
却总觉得  
世界上的书  
太多了

我心底很清楚  
森林和大海  
也这么想

## 像爱那样

像树叶从枝头飘落  
我把你存放于记忆

像开春冰河的解冻  
我把你冷藏起来

像刚刚蒸熟的白面馒头  
我把你远远地扔出去

像一条在杨树叶上蠕动的虫  
我把你捧着，用两只手

所有自然生长的事物  
都和爱对着干  
众梦也被颠倒了  
像你就是我的梦本身

## 侧面

我看见自己的侧面，像山一样  
崎岖，暗夜里有肮脏  
齷齪的想法从躯体里溢出  
爬行如甲虫，丝毫没有  
回头看看空壳的欲望  
它们一个挨着一个的笑脸，排成了  
闪烁着黄褐色牙齿的向日葵

我担心自己不会醒来，在每一个  
侧面的意义上。我担心醒来后灵魂撑不住  
轻飘易脆的躯壳，疼痛已不算什么  
即使能按原路爬回去，甲虫们也不敢保证  
那些痕迹会彻底消失  
侧面已经磨平，写满大大小小的字

像散落的葵花籽皮

作为一个侧面或许多侧面，我  
只能被描述，用空空的嘴巴  
用独处时的喃喃自语，玻璃杯灌满  
黄色的液体，像浸泡了  
时间和情人的药酒。请一饮  
而尽。侧面救  
我于危困，于桃杏开花的春日

## 光是最大的一滴泪（组诗）

空格键

---

## 日暮

溪水冰凉，左脚踩到右脚：  
“一块糖停止溶化。”

但寂静并不是没有叶落，  
而是叶子落下来，不被风吹走。

就这样僵持着，在暮晚——  
仿佛精通拒绝的技巧，仿佛已深信

夕光煮沸了满山的石头，  
我是其中，最不规则的一块。

## 白色花

远远望去，山坡上的那些白色花，  
像几排不规则的齿印。  
晴空下，寒意森森而起，  
但我还是走近了些。

是什么吸引了我？

仿佛应该感到愧疚，我  
低下头来，迎接我的却是拒绝。  
拒绝任何叙事与抒情。

那么让我坐成一块石吧，尽量  
离它们近一些。

“我们的相遇，是漆黑隧道里  
两列沉闷的火车。”

直到风煞有介事地赶来，  
我忽然不再感到孤单——  
白色花，在剧烈的晃动之后，  
有一朵，掉在了我的黑衣上。

我感到一种亲切的敌意  
在向我传递——我们将彼此淡忘，  
而又相互渗透，完成着  
另一种更广袤的爱。

## 雨不会停了

雨不会停了，  
悲伤与火车不会停了。

那些脆薄的铅笔花……  
那只白鹤，还在漆黑深山  
制造无言的漩涡？

正如火灭了，  
灰烬并不是真相。  
树梢上的鸟鸣也不是——

“我们最终找到的，只可能是  
身旁的空座位。”

## 沉默有着金黄的嗓音

一棵树最高的那片叶子  
该叫鸟

它就要飞起来——它感到  
阳光有着刚刚好的重量

而风是虚无的甜蜜（或甜蜜的虚无）  
它微微晃动，并未失重

它的双翅已经张开  
它的沉默，有着金黄的嗓音

它知道一个姿势泄漏的  
是一生的行踪，而起飞

就意味着毁灭……雨停后  
它闪闪发亮，已经飞回来了

## 我怀疑

我怀疑黑暗里  
那些石头在跳舞  
至于为什么听不到声响，那是因为  
它们  
专挑那些柔软的心落脚  
——这就对了，睡梦里谁一声惊叫  
说出了他最终的  
恐惧：闪电的尺子不过是一个荒诞的刻度

## 悲伤的人是有福的

悲伤的人是有福的。  
他可以在一滴露水中  
睡一整夜。  
早上八点， he 可以和露水一同消失。  
——事实上他没有消失，  
他在草叶上写下，“光是最大的一滴泪”。



正在待产的我。  
他们用脚狠狠地踏向它，  
而那小畜生却根本不自知  
它极其缓慢地躲藏着，  
愚蠢到根本没有显示出慌张。  
这个七月，怀孕令我困倦，  
北方的天气已经要进入最热的季节。  
街上到处是发黑的雨后脏水  
地下水道泛着恶臭。  
每日，我揣着大肚子  
躺在床上，抚摸  
我腹中的胎儿，  
它总是用脚丫试探我的肚皮  
像是企图掀起皮肉跑将出来。  
它在我腹中的黑暗里  
勇敢而无聊  
建造涌动的丘陵和沟壑。  
它反复将自己蜷缩又放松  
不断锻炼着那些每天新长出的骨肉。  
我忽然想起了那只小幼鼠  
看见它那肥胖的小肚子  
匍匐在那个冰凉的水泥台阶上  
它小小的躯体荒唐极了！  
你看见它被跺脚声吓跑，  
笨拙而缓慢地移动身体，  
那蠢态让人发笑。  
那蠢货以为人在跟它开玩笑  
开着那种他们常跟新生儿开的  
逗耍孩咯咯笑的小玩笑。

## 小 事

几年间，她换掉了这间屋子里的许多东西：  
新的窗帘，新的被褥，客厅里新的饭桌，新的餐  
具，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说明她是这间屋子的女主人。  
四年时间，一切都变了。  
有一天，她发现了洗手间墙壁上的几条卡通鱼  
它们吐着泡泡，高高低低，颜色鲜艳。  
她猜想那一定是他们新婚的日子贴上去的

她猜想他们两个一边谈笑一边贴它们上去，  
是的，就在那一年，新婚妻子贴一些小鱼  
在洗手间的墙壁上，她企图伪装这里  
成为一个水族馆或者一小块儿海洋上的陆地。  
这些小鱼在他们新婚的大海里游来游去。  
如今，四年过去了，他们分开的日子  
已不会被谁提起，新的洗手间里  
有新的女主人，她在一天夜里  
发现这些小卡通鱼。四年让你们的一切  
化为乌有，只剩下这些小小的卡通鱼  
连同那些不愿给带走的，  
等待着某一天被一双眼睛注视和唤醒  
等着重新再活一次。  
哦，难道这些小小的悲伤的卡通鱼身上的  
旧时光还少吗？

## 争 吵

阴天，鸽子从一座楼宇飞向另一座。  
它们拥有一种痛苦的巧合，  
就像秋季的枯树枝在水泥台阶上的倒影那样，  
吵闹而且纠缠——  
降落。  
她拖着行李，在幽暗的楼道，  
听到一些奇怪的杂音，  
回想数分钟前的可怕和歇斯底里，  
在头脑中演奏一小段儿赋格  
并企图等待黎明。  
看此时鸽子们舒展这一整夜，  
室外冬季消失，但，我爱你。

## 我游过了十三条大江（组诗）

刘 年

### 忆勐海贺开茶山行

将一杯玛瑙红的水，搁在玛瑙红的黄昏里  
擅长离别的人，往往也擅长等待

摸每一颗能够到的木瓜  
抱着蜂桶鼓，跟着布朗族的压饼人  
练习没心没肺的快乐  
擅长离别的人，往往也擅长珍惜

问茶如问道，玉罕丙静如观音  
握了握杀过青的手，如梦幻泡影，真实不虚  
斟茶的傣女，还没有嫁人

淡却的，在冷却；冷却的，在忘却  
如一杯玛瑙红的水，搁在玛瑙红的黄昏里

### 在漾濞

向石头学习打坐  
向岩壁上的蝙蝠学习，如何习惯颠倒的世界  
向流水学习，让自己平静下来  
又向彝族大哥，学习了善待土地和耕牛

想在屋前屋后，山上山下种麦子  
种一垄小麦，种一垄燕麦，小麦磨面，燕麦酿酒  
小麦黄时，燕麦还是青的  
斑斓的后山，像我豢养的一只猛虎

## 北 方

大风往南，我们往北；大雪往南，我们往北  
大河往南，我们往北

锡林郭勒，科尔沁，兴安岭，呼伦贝尔  
话，越走越少，草，越走越青

我们停下来的北方，几十万亩的星空，不掺杂一粒灯火

### 石头颂

在石崖下避雨，因为实在找不到屋檐

在石崖下睡着了，因为相信石头  
不会为难一个相信石头的人

身负巨石，要不然背不会这么驼  
胸怀巨石，要不然，口气不会这么硬

石头是慈悲的，要不然  
人们不会找它做菩萨

要不然，那次破的，不会是落石  
而是两尺之外，那颗换了新发型的头颅

## 秋 收

不必担心稻穗的遗漏  
陈老太会带着两个孙女，把田野梳检一遍

后面还有彭鸣客的鸭群  
水鸭子粗心，成天只顾追泥鳅  
也不会浪费，电线上等着那么多麻雀

收完稻子，人们会把稻草人也收了

## 王永泉

三年来，王永泉每周进两次城，给周立萍做透析  
摩托车越来越旧，周立萍越来越瘦

病友批评他，别让母亲坐摩托了  
日晒雨淋，一大把年纪了，谁受得了

他说，没办法，要赶回去烤烟，又没班车  
他压低了声音，又说，她是我的老婆，不是母亲

## 我游过了十三条大江

最清的，是黑龙江  
在水里，捡到了一块玛瑙  
额尔齐斯河最冷，阿尔泰山的雪意  
至今还在骨头里，没有褪尽

力量最大的长江  
缓慢、辽阔，秋天一样，无法抗拒  
你会理解，为什么  
码头上，要拴手臂粗的铁链

酉水，会像摇篮一样，有节奏地晃  
我躺在水上，云躺在天上  
云，极力想变成女人的样子  
最终，却变成了雨

黄河最浑，羊水一样  
在里面，什么也看不清  
被水泥大坝拦住了  
特意喝了一口，让她在身体里继续流淌

## 雕塑

雕塑家出了车祸  
受害最深的  
除了老年痴呆的母亲  
还有那块大理石  
作为一块石头，它已经不完整

但又没有完全变成一个勇士  
于是，草坪上，总有一个人形的东西  
在石头里挣扎

## 寂 静

叫一声不应，叫两声不应，叫三声也不应  
与父亲、爷爷、三叔一样  
二叔完全聋了  
满城爆竹，他在看书

多年以后，路过我的院落  
一定要拍一拍我的肩  
拍重一点  
轻了，我会以为是落下来的梨花

## 重游百丈漈

在瀑布下坐了一阵  
又离开了  
狂犬病人一样，如今  
面对前赴后继的流水  
会感到惶恐

到石崖下继续坐  
螃蟹，也喜欢石头  
以及慢一点的水  
因为走路姿势  
背负了一世的骂名  
它们比我更怕人

这里清静  
只是离红栌树近了一点  
每片落叶，都有柄  
有刃、有锋

## 从铜铃山到北门冲

和石头相处久了，黑狗见了生人也不吠  
一招，就过来，一摸，就倒了

全身都抖，仿佛体内  
发生了一场七点八级的地震  
我得到两条教训：一，以后隐居深山  
养狗，至少要养两只  
二，很长时间，没看母亲了

出铜铃山，去温州，飞上海，转张家界  
骑摩托，连夜到北门冲，上楼，门半掩  
电视前，母亲在看卖运动鞋的广告  
脱掉手套，掌心，毛茸茸的感觉还在  
很想知道，抚摸那头白发，她会不会颤抖

手掌伸出去  
我接住了她新剥的蜜橘

## 玻璃赋

跺脚，挥手，声嘶力竭地喊  
他们认为你在跳舞  
你和他们，隔着一层钢化玻璃

只有一个人停下了  
因为你喊出了她的乳名

你送的玻璃，她一直认为是钻石  
雪白的胸口，那颗玻璃，像钻石一样耀眼

## 热爱写作的人，有两条命

张二棍 VS 刘 年

■ **张二棍**：旅途对于每个人来说，既是不断寻找，也是不断逃避。这种一个人旷日持久的游牧般的行走，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给你的诗歌带来了什么？

■ **刘年**：的确像一个游牧者，不停地转场。我有两千来只黑羊，就是那些棱角分明的汉字。它们需要新鲜的草场，即新的见闻、情绪和灵感来喂养。喜欢在天地间行走。上天，让我有所害怕，有所信赖，有所坚持。大地则像一本经书，辽阔、复杂、厚重和真实，让我阅读四季，观察万物，反省自己，领悟生死。一个人旷日持久的行走其实就是一种自由，自由时候的我更接近幸福。接近幸福的我的内心是柔软、敏感而宽广的，像湖水一样，能接纳和感受平时感受不到的雨滴、落花或者一只蜻蜓的点触，这种心态下的写作，会给我的诗歌带来野性与柔和。

■ **张二棍**：谈谈你的摩托车和关于它的赋吧。

■ **刘年**：我在拉萨买的新大洲本田CBX150型摩托车，8300元，暗青色，平实耐用。为此，我还写了一篇《摩托车赋》。摩托车没有玻璃，人能直接接触到大自然的风、雨、阳光。汽车里，看的是2D风景，摩托则是3D的。它灵活轻便，可以走乡道、泥路、草滩，它的平民化，可以让你随意地接触各类人群，做田野调查。半年多一点，我就骑着它走了两万多公里。妻子也叫我换辆贵一点的，我在网上查了很多新款的，最终还是决定暂停购买。喜欢现在这辆的陈旧、落后与简单。陈旧，往往附着时光和记忆，有沉静的美；落后，则意味着经验、彻知和亲切；简单往往意味着可靠。

■ **张二棍**：谈谈你一直推崇的中国式诗歌写作。你诗歌中的古典气质，无疑是让你的诗歌具有一定的辨识度并赢得读者的重要因素，但是它会不会伤害你诗歌的现代性，你如何权衡其利害？

■ **刘年**：以继承《诗经》、《楚辞》、唐诗宋词中的传统诗歌精神为主，以借鉴外国的诗歌思想为辅，用大家耳熟能详的现代汉语，写当下的现实的诗歌，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式诗歌写作”。这种诗歌和前段时间统治中国诗坛的西方式写作有明显的不同，西方式写作是以翻译诗为继承的主体，传统反而成了辅助借鉴的对象，西方式的诗歌写作大多是向深度发展，主张诗歌为无限少的小众读者写作。因此虽然深刻，但往往过于晦涩、隔膜、脱离现实，会导致读者的流失，诗歌的边缘化。而中国式诗歌写作，无论是语言表面，还是精神内核，都带着中国文化的基因，主张悲悯、体恤和关照，这种诗歌中，开始出现土地庙、菩萨、道法自然、为天地立心、为万物喊魂、为众生请命，这些汉文化符号式的意象。因为回归了传统、回归了现实，从而也回归了大众。事实证明，这种中国式的诗歌写作促成了最近几年中国诗歌的成熟与繁荣。汉语诗歌和中国水墨一样，有独立审美和理论体系，是世界艺术的重要分支，没有必要接受西方诗歌的招安。甚至，我反倒认为西方诗歌无限小众化的路，可能是条死胡同。不过，在无所不能的智能机器的冲击下，汉语新诗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不容乐观。我的写作在荒野中越走越深，正在丧失他们所说的现代性和在场感。我已经不太在乎诗歌术语了，什么现代性、现场感、口语、书面语、叙事诗、抒情诗之类的概念应该是评论家去纠结的，我更在意自己的内心。一首诗，写出来，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才是我最看重的。智能机器时代，太多新的、快的、高科技的、复杂的、绚丽的事物，而我喜欢在诗歌中保留一些这个时代不要的陈旧、落后与简单。

■ **张二棍**：我常常想在写作中，我们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们不能要求自己的作品去完成什么？在一个作品完成之后，我们还可以让它做些什么？我们害怕它成为什么？有些人说你的写作是在重复自己，希望你有所改变，你怎么看？

■ **刘年**：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不同的，我一旦开始进入写作中，就很专注，其余什么事都做不了了。作品完成之后，我会把它发在微信里，或向刊物投稿，让它成书，我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喜欢它，也经常收回来，重新改。我害怕它成为帽子、证据或者罪状，最害怕的是成为垃圾，虽然，它们看起来很像。突破自己，如

蛇之蜕皮，何其难也。诗很多时候是你的镜子——经历、观点、心态、阅读、环境没大变，诗歌也变不了，如果强行变化，会拔苗助长，丧失自我。反之，适当地重复，可以巩固风格，加强辨识度。当许多改变累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想不变都很难。其实，如果把我现在的诗歌和五年前的诗歌做一番对比，变幅还是很大的。我现在的写作，虽然经常出垃圾，但还是时不时地写出点小惊喜。我用这种小惊喜，对抗世界给我的虚无感和悲剧感。

■ **张二棍**：在成为一个诗人之前，你有没有其他的理想？而现在，你作为一个诗人，对当初那些渐行渐远的理想有什么话想说？

■ **刘年**：成为一个诗人之前，有过很多梦想，其中最主要的，想成为一个有钱人或者有权人。如今，作为一个诗人，我想对他们说，有时候，挺同情你们的。

■ **张二棍**：能谈谈自己写作中的苦乐吗？也可以说说，这些苦乐带给你的写作什么样的变化？

■ **刘年**：对于写诗，我没有太多的天分，总不能一气呵成，所以写得很苦。一首诗刚出来时，常常觉得还可以，经过读者的批评，或者长时间的冷静，毛病会慢慢显现。我一稿写出来，是垃圾，二稿写出来，是好一点的垃圾，三稿，往往才开始没有错别字，四稿五稿，才开始有光泽。所以，我必须反复地改，几年前的都改，发表过的、出了书的也改。有的诗改烂了，有的诗改死了，大多数的诗，就是在这样反复修改中慢慢定型完整的，因此，我是一个辛苦的匠人。痛苦和快乐是反义词，但辛苦不是。我喜欢我的手艺，喜欢修改的过程，正是这些辛苦，构成了我写作的快乐，也是支撑我写作的最重要理由。一张纸，其实就是一片带雪的荒原，每一行字，都是我的足迹，我是在纸上旅行、冒险，可以几天不下楼，吃些粗陋的食物，我喜欢这种陈旧、落后和简单的生活。

■ **张二棍**：假如生命有一种颜色，你希望它是什么颜色？你目前是什么颜色？假如诗歌有一种色彩，你希望它是什么颜色？你的作品是什么颜色？

■ **刘年**：生命是麦子黄吧，是成熟的颜色，也是苍老的颜色。诗歌肯定有很多色彩，只有一种色彩多单调。

我的诗歌，是麦苗青。是黄的年轻色，诗歌年轻于生命，精彩于生命，诗歌比生命多了很多希望。诗歌是生命的润色版。我梦想让生命与诗歌合二为一，这很奢侈，意味着我的生命要开始返青。

■ **张二棍**：你觉得一个诗人和他的诗歌，最好的归宿应该是什么？最坏的又是什么？

■ **刘年**：别的诗人最好的归宿，我不知道。我的最好的归宿，就是一间木屋，几块菜地，一条可以浮起木船的小溪，别人要来看我，需翻走七八里山路才能到。而此时，我的诗歌，像风一样，在山外四季流传。在我看来，无法写诗的地方，都是诗人最坏的归宿，诗歌最坏的归宿是废品站。

■ **张二棍**：我不知道自己理解得对不对，你诗歌里的人物，常常呈现一种紧张的、挫败的，甚至游离的精神状态。假如我理解正确的话，你为何如此描绘他们？

■ **刘年**：你的理解很正确。智能机器时代，日新月异的巨变，让怀旧的、迟缓笨拙的我，不安、怀疑、迷惘，甚至绝望。在冰冷的神一样无所不能的智能机器面前，写作如同儿戏。就像被罚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所有的挣扎与努力，更像一种例行公事的仪式。所以，我的文字里会写一些失败的英雄，他们不管结果，只管对错，不管生死，只管爱恨，让那些现实里无处安置的虚无、疲惫和寒冷，往纸上转移，分给那些汉字构成的英雄们一起承担。然而，文字并不能彻底地消除我的担忧，所以，如果让我有机会选择，我还是会转身掉头，走向艰辛但优雅的农耕社会，在那里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而，我无法转身，只能选择游离。

■ **张二棍**：你的简介里，特意提到荒原、落日和雪，这三样或恒久或短暂或混沌或神圣的事物，它们对应你的诗歌和生活吗？有什么隐喻？

■ **刘年**：三样事物都没有什么隐喻，只是单纯的喜欢。荒原的辽阔、寂静，可以安放我的自由和孤独。落日的悲壮、易逝，能与悲观主义的我形成共鸣。白雪让人悦目，让脚步获得柔软的呼应。在青藏高原，我同时遇到过这三样事物，我当时就像棕熊一样，无忧无虑无原因地奔跑起来。

■ **张二棍**：从水泥厂的机械维修工，到编辑，到老师，从背井离乡，到市井出没，到藏身校园，从世俗生活中的刘代福到诗人刘年，你觉得你的畏惧、恐慌、压抑等这些负面情绪发生过怎样的转折和变化？

■ **刘年**：我的畏惧、恐慌和压抑，并没有多少改变。其实，我现在大部分时间，还是作为刘代福活着的，作为刘年的我，往往只活在纸上，因为只活在纸上，所以更加我行我素。而刘代福，则显得卑微、沉重和圆滑。不过，刘代福正在努力追赶刘年。祝福刘代福，希望他有一天能追上。虽然刘代福的步履艰难，追上的可能性不大，但我喜欢他步履中的方向感。

■ **张二棍**：敢不敢想象一下，你的写作有一天无法进行下去了，你会如何面对？

■ **刘年**：对于我来说，那是另一种死亡，我知道那一天迟早会到来。所以，几乎每天都与死神赛跑，尽量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把最好的精力都用在写作或者与写作有关的阅读和行走上，尽量珍惜身边的人与事，珍惜眼前的景与物。真到了那天，会悲伤，会不舍，但我会放手。还好，热爱写作的人，有两条命。